

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选读丛书

王西彦

穿越废墟



7.5
5

I247.5
2705

穿越废墟³

王 西 彦

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选读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



B434947

穿 越 废 墟

王 西 彦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册

ISBN 7—5399—0006—7/I·4

统一书号：10141·1150 定价：1.05元

责任编辑 周 行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曾在四十年代《新中华》杂志上连载，此次成书，经过重新结构，彻底改写，把当时碍于国民党的审查，而未能表现的郎小妹和陈小东的革命精神，奋力写出显示出作者在半个世纪写作生涯中，对塑造革命者形象的严肃追求。

小姑母的投河弃世，嫂嫂吞盐卤身亡，权势者张牙舞爪，乡邻们备受煎熬，这一切，使得欢庆抗战胜利而回乡恋家的游子董文庆，逐渐浸入凄凉和迷惘之中。但他从陈小东和郎小妹的初恋，逃亡，失业，被捕和越狱的革命斗争中，又看到黑暗时代天空中闪现出一丝亮色。最后，主人翁接过了郎小妹留给情人陈小东的信物，望着她在黑夜里踏着漫天风雪，勇敢地投向革命的怀抱。感到一股强烈的穿越废墟的力量。

在今天全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时候此书悲愤地控诉了旧社会的残酷和黑暗，歌颂了革命者的反抗和坚贞，读之有益，值得推荐。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杜 甫

第 一 部

一

现在，我终于回到家乡来了。

当我写下上面这句话时，你可以听见我心腔的怦然跳动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尤其是，凡是失去的或不易得到的，往往就是最不易忘记和最美好的，你自然十分了解我对故乡浓烈的怀念。整整十年了，我远离故土，在他乡异地奔波流浪，受尽灾祸长期的逼逐，使青春的壮志完全消失在生活无情的煎熬里。但我知道那时正在进行一场全民族抵抗外侮的生死斗争，一切苦难都会有一个尽头，有一种报偿。因此，在我灰暗无光的生命里，始终闪烁着一丝期待的微光。忍受和希望同时并存，我把自己的美梦安置在一个远景里，暗自描绘着重回家乡那一瞬间的巨大喜悦，它将偿赎我长长十年间对苦难的忍受。

现在当我给你写这信时，那可宝贵的一瞬间已经闪过，我已经在这阴暗的旧宅里住下来了。虽然激动还叩击着心腔，我

的情绪一直处于不平静的地境，可我记着我们分手时的约言，还是强作镇静地坐下来给你写信，先把到家第一天的见闻告诉你。只是由于情绪激荡，思想也有些紊乱，我的叙述将会繁杂缺乏条理。

可是，我将怎样开始我的叙述呢？我想，我应该从最初进入家乡熟悉的土地那一刻起，如实地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感。昨天这会儿，我不是正坐在通向家乡的火车上吗？这条铁路，敌人投降前夕曾经被拆成公路，经过一年多的修建，最近才重新通行。火车还没有到达故乡那个小小车站时，随着车轮暴躁的急转，一颗久旅的心开始忐忑跳动。家乡尚未沦陷时，旅居中不只一次地接到那遥远而疏隔的家乡来信，说是连那么一个小小的简陋的车站，也曾经遭受敌机一次又一次的轰炸。每次读完家信，总是怔怔地怀念着家乡巨大的变动。后来，家乡终于沦入敌手，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杳无音讯。直到一年以前，那些异族征服者吞咽下自己的恶果，从被蹂躏的土地上垂头退却，才重新得到关于那条铁路和那个车站的消息。而现在，我就将和它重见了。火车显出一副特别匆忙的姿态向着渐近家乡的方向驶去，山坡、田野、小溪和林丛都逐渐展开熟稔的脸孔。我看着这一切，同时暗自描绘着快要来临的那小小车站的景象。它还存在吗？如果还存在，它究竟残破得怎样了？几间土砖砌成的站房，经得起炸弹的轮番摧毁吗？车站外面那些小铺子，还有铁丝栏杆旁边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垂柳，能不能逃过浩劫呢？谁知完全和预想不同，转瞬之间，车站的影子不就显得在眼前吗？车站外面不是依然有着茅蓬搭成的小铺子吗？铁丝栏杆旁边的垂柳不是依然青葱悦目吗？原来一切都依旧！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变动！

怀着惊疑的情绪跨下火车，我走向那拥挤着一群贫苦庄稼汉改业的挑夫的木栅门，好不容易挤出由众多长短不一的扁担组成的林丛，刚刚茫然地停住步，一个也是肩背扁担的老头子就突然站在我面前了。

“庆官，”他叫唤我的乳名，“你回来啦！难得难得哩！真叫是千山万水哩！可有什么东西要挑的？”

我怔了怔。当我跨下车门穿过月台的时候，神志完全迷糊了。车站是熟悉的车站，尽管是拥挤的人群和嘈杂的声音，我既没有清楚地看见一个人，也没有清楚地听见一句话。这时蓦地听到有人叫唤我的乳名，一下子几乎不敢相信它是呼唤自己的。多么悠长的岁月，我未曾听到它了！我突然警觉似地站住，向出现在眼前那张干枣似的脸孔上注视了几秒钟，才认出呼唤我的人。

“呵，有财叔叔！”我也呼唤出他的名字。

“嘿嘿！不认识了哩！”他弯弯腰卑屈地笑着，露出紫色的龈肉，“真叫是，长年长月哩，真会不认识哩！”

于是，不由分说，他从我手上夺过行李票，反身向车站右边那间木房子跑去。片刻后，他就把我那个小小被包和另一只小小藤箱领出来了。他把它们用绳子捆好，稳稳当当地挑上了肩。

“庆官，我们走吧，嘿嘿。”

他把我引上一条田间小路，走向那离车站约莫七里路远近的村子。他这样做时，我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加以阻止，迷迷糊糊地跟在他后面，踏上那条既熟悉又陌生的村路。

“嘿嘿，”他开始说话，“庆官，排起辈分来，我们还算是叔侄俩哩！嘿嘿，不怕见笑，你有财叔叔如今是一条落火毛

虫，干这门营生不在行，不会兜生意，又挑不起重担……嘿，上年纪哩，土齐肚脐哩！难怪你不认识哩，你出门可有多少年啦？”

“十年，”我清楚地听见自己说出这两个字，即使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整十年啦，真叫是，长年长月哩！还是日本人没有来的时候哩，当真有十年哩！……庆官，你真不知道这些年来……连音信也不通，你真不知道哩！”

很难逼真地描述出这位叔伯辈的诉说，他的言语不仅罗唆重复，而且几乎由连串叹息组成。按照一个老年人的习惯，他给我絮絮诉述十年来家乡的巨变。他的诉述很不完全，因为变动太大，灾难太多，他迟钝的脑子无法全部储藏。他说的既零乱，又颠倒，你得运用自己的想象加以补缀。他说到车站一遍又一遍地遭受轰炸，邻村有一家父子三人从城里赶市回来，怎样躲在一处地坳旁边竟然被一颗无情的炸弹炸得尸首莫辨；说到乡公所捉拿壮丁，怎样把一对平时靠砍柴为生的老小父子同时捆送进城，害得那一下子逼成半疯的妻子和母亲在子夜里投河自尽；说到败兵过境和敌人光临时怎样烧杀抢掠，糟蹋妇女，连村头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寡妇也未能幸免；说到日本人投降以后的安民清乡，那些原来的豪霸们又怎样在乡里间吹胡瞪眼，作威作福；说到捐税的愈来愈多，名目也愈来愈奇；而且在每一款项目下都说出一个眼见耳闻的故事。最后他忽然想起一件自己的事情了，特别放慢脚步，好象商谈什么机密，轻声告诉我道：

“庆官，你知道，我的猪生逃回来了哩，快上十天哩，嘿嘿。”

“猪生哥回来啦？”我完全茫然。

“回来啦，”他几乎要站住了，把声音压得更低，“是逃回来的哩！真叫是，哪里想得到他还保着一条命！……庆官，不瞒你说，我是早就死了这条心的哩。火线火线，子弹没眼！上火线的人，九死一生，你说哪里还能指望他活着回来呀？……可我的猪生他回来了哩，嘿嘿。”

大概他也想起我是个出门整十年的人了，应该把事情的原委说说清楚。于是他就用同样罗唆重复的语言，混合同样多的叹息，说起儿子猪生的遭遇。老年得子，给他取名“猪生”就是一个乡下人重视儿子的表示。作母亲的以生命换取生命，刚把瘦小的婴儿喂满周岁，好象被吸尽了奶汁，自己就散手归去。埋葬掉老妻，自己粗手毛脚把儿子养大成人，仿佛对生命有了交代，不管生活如何贫苦，父亲被皱纹挤歪了眉目的脸孔上总时时浮现出笑容。可是就在战争起来后的第二年，那些乡里间的权势者毫无怜恤地剥夺了他的笑容，给他那张皱纹成叠的脸孔留下一副麻木表情。他们在一个秋天的深夜，破门砸户，把猪生捆绑而去。作父亲的人在村子里啼哭诉说，徒然找寻失去的儿子；等到他明白究竟时，儿子早已被送上路，赶到军营里去了。……

“八年了哩，还是逃回来了哩，嘿嘿。”他轻声说。

“这是你老人家的福气，也是猪生哥他自己命大！八年不见，人也总该长大啦？”我也为他高兴。

“长大啦，那年捉去时才十三岁，如今可上二十啦，说是当真上过火线的哩。”

“只要人回来就好啦。”

“就是哩！亏得人家日本人退了位哩！……庆官，你是

读书人，知书识理，走过外县外府，我有财叔叔要请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哩！嘿嘿……说是乡公所又要来抓人哩，说是捉拿逃兵哩！……我就叫猪生躲到他娘舅家去了哩，好容易逃回来的哩！……庆官，你说日本人打出去啦，还捉人做什么哩？……我猪生躲得今天，可躲不得明天，你说怎么办才好哩？”

问这话时，他一脸严重的神色。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在我泄露一宗重大的秘密，同时也在掂量着面前这个侄辈读书人是不是可以付给全部的信任。

要确切回答他的询问，自然十分困难，我只好含含糊糊地支吾了几句。这却招引了他的误会，以为我没有听懂他的话，就重新费力地说了一遍，还索性站住脚等待我的回答。我完全被窘迫住了，费力地用旁的话岔开。当我这样做时，你一定可以想象得出我懊恼的情绪。刚刚踏上家乡熟悉的土地，这叔伯辈老人就一下子破坏了我内心塑造的幻象。

短短的七里路终于走尽了。我们走上一个小小山坡，家屋所在的村子就在小坡脚下，一些土黄色的村屋从一丛蓊郁的樟木林中显现出来。这时村屋上正卷起一缕白色炊烟，在空际迟缓舒卷。乡村似乎依然宁静而和平，战争好象并没有留下什么显著的痕迹。而在同时，一颗心也就剧烈地跳动起来。

但是，我怎能把到家一刻的情景全无遗漏地在这里写出呢？那需要更多的篇幅，因为久别的家乡总难免给你满眼惊奇，而我这第一封信却已经写得够拖沓，进入家门后的一切自然只能留给下一次。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一提笔就给你描述

了一个老挑夫；不过还须补充说一说，到达我家时，浑身蓝缕的有财叔叔竟然拒绝收受我给他的脚力钱，转过他佝偻的身子就蹒跚逃跑了。

二

一连三天，我完全被烦乱所围困。自从写下给你的第一封信后，我这浪子回家的消息就很快地传播出去了，不仅左近村子里的叔伯辈都前来访问，就连十里路外的亲戚们也赶来探望，一天到晚都是闹哄哄、乱糟糟的，弄得连起居饮食也失常了。这会儿，我就刚刚送走了一位远亲，心头由他引起的波澜也还没有完全平静。

可是，我对你说这些话做什么呢？要紧的应该实践前信的诺言，把刚到家一刻的景象给你写出。只可惜事过境迁，加上这几天过分繁乱的生活，最初的印象已经有些被冲淡了。我的家庭情况，我们在一起时曾经多次对你叙说过。离家十年间，我最关心的就是我那位风烛残年的父亲。十年以前，他已经是一个须发斑白、身肢佝偻的老人了，我永远记得离家时他那副黯然的表情，好象那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生离死别。十年不是一个短促的时间，尤其是对于一个俗语所说的“闻到黄土香”的老人，更何况经过这样一次天旋地转的大变动？这次回家，一路上就臆测着十年长时间在老父身上留下的痕迹和发生的影响。走下山坡，到达那孩时的夏夜曾经偷偷躲在大人怀里听取神鬼故事的大樟树下，临近自己的家门了，原是迅速跨出的脚步不自禁地迟缓下来。正在这刹那间，一个陌生的小女孩从家门闯出，险些儿和我撞个满怀，她立刻抬

头对我望了一眼，躲在一旁；大概发现我也正准备跨入门去，就又抢先转身奔将进去。给我挑着被包和藤箱的有财叔就大声嚷道：

“别逃别逃！快来接舅舅铺盖！”

但我已经没有余暇来细辨他话里的意思了，我急遽跨进大门。忘记了是谁先发现我的，总之，在一阵惊呼之下，我立刻被包围住了。继母、嫂嫂、妹妹们，几乎一齐出现在我面前。各种各样的询问暴雨似地倾泻过来，简直使你应接不暇。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在这些熟悉的脸孔中间，有一张有些眼生的脸孔正向我微笑着，却并不说话。从那笑时嘴角边两条长长的皱纹上，我突然记起在乡里间曾经有过美人之称的小姑母。

“呵，您是……小姑妈！”我一面热切地向她打着招呼，一面吃惊于十年来发生在她身上的改变。

小姑母依然不说话，直是笑着。小姑母的笑容，过去曾经吸引我去接近她，从它感到温暖和亲切；可是现在我发现浮现在她脸上的是一种异样的笑，一种陌生的不可捉摸的笑。只是在纷乱的场面下，我未曾表白出自己的疑虑，就已经被拥到客堂间里去了；因为听见外面陡起的嘈杂声，躺在客堂间藤椅上的父亲起身迎出来了。

“爹爹……”

一看见父亲那张过分衰老的脸孔，我的眼睛立刻变得湿润，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亲完全老了。头发全部银白，脸孔歪喎如一只干瘪的橙子，呈着灰暗的颜色；胡须略略带黄，颈上的筋理高高隆起，不时作着抽搐。发现面前站着我这个出外十年的浪子，父亲那双丧失神彩的眼睛立即闪出光辉，

颤巍巍地向我走来。由于感情过分起伏，还没有叫出我的名字，对我说出谴责的话，就被一阵剧烈的咳嗽逼住了。

匆匆送走了那个叔伯辈的老挑夫，我回进客堂间，一家人就都围在父亲身边。客堂间是一间阴暗的厢房，自从我有记忆以来，里面的陈设和壁上的字画好象就一直没有有什么变动。这会儿，在破旧污黑的帘子外面，已经依附着一群小孩子的脸孔，可以从竹帘的罅缝里看到很多粒小小眼珠。父亲已躺在那张十年来连位置也未曾搬动过的破旧藤椅上，霍普霍普地喘着气。

要怎样才能把那一刻的情形如实地描绘出来呢？人生有些场合，真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最初一刻，大家难堪地沉默着。嫂嫂给我端来一碗茶，小妹妹则跑过去给父亲捶背。我还应该说明，无论继母、嫂嫂和妹妹，在这十年里莫不有着明显的改变。继母和嫂嫂的年龄相差不多，却也显出老态来了，脸上到处现着皱纹。嫂嫂原是个圆脸庞的人，经过生活的磨折，两颊内陷，鼻子变成小而红，也有着一个小老太婆的情态。小妹妹是继母生的，我离家时她还是一个刚学话的小孩子，现在可已是身高人大的女学生了；这时她一边给父亲捶背，一边也以一个少女的羞涩，偷偷端详起我这陌生的哥哥。或许是十年的时间过于悠久了，不然就是在这十年间所经受的灾难太多了，大家都有一副暗暗淡淡的神色，还都有一双湿润的眼睛。

“哥哥呢？”这几乎是突然想起的。

没有人立刻回答我，可是我发现嫂嫂的眼睛迅速地变红了，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到镇上去啦，”大概是怕我有什么误会，继母给我回答

道，“一大清早去的，到这时候还没有回来。”

正在这会儿，帘外小孩子一阵哄笑，小姑母掀开门帘进来了。我马上站起身。使我吃惊的是，她依然微笑着，依然是那么一副不可捉摸的神情。嫂嫂给她老人家让了坐，她也没有坐下。虽然大家并没有给我解释什么，从她这反常的神态上，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

几乎是同时，那个陌生的小女孩也挨进客堂间来了。这一次，继母马上告诉我，说这是外甥女，二姊的孩子，还牵着她的手，要她喊我“舅舅”。自然她并没有喊，反而挣扎着逃出门帘去了。……

你一定可以想象得出，这种奇异的场面把我投入怎样的窘境里。在那一刻，仿佛闯入一个噩梦，周围的一切有如云遮雾罩，使我完全迷惑不解。天很快地黑下来了，到吃晚饭时，哥哥还没有回来。自然是把我当作客人招待，晚餐安排得相当丰富，除了蔬菜，还宰杀了一只母鸡。当我和父亲对坐时，我偷偷地瞧着他。我发觉他老人家在咀嚼时很费力地牵动着脖间的筋肉，举筷时手微微哆嗦，饭量也大减了，咳嗽使他时时中断吃饭和说话。但他还是竭力琐琐碎碎地为我诉说着世变的日亟和家境的败落。一开始他就说到小姑母，那个曾经为我们所喜爱的温柔和善的女人。十年前即使年纪已近四十，早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仍然显得年轻美貌，成为亲戚妯娌间歆羡的对象。生母活着时和她最为相得，互相来往得十分亲密。虽然是一个小孩子，我也私心为有这样一位小姑母而自傲。我一直依稀记得那一段幸福而愉快的日子。小姑母享有一个够得上称之为富裕满足的家庭。小姑父经营着半商半农的生活，在附近一个小镇上跟别人合伙开一家小小杂货铺，

同时耕种几亩祖传的上肥田。他非常疼爱自己娴静慧敏的妻子，两人过着情投意合的生活。两个小孩子，也就是曾经一度是我童年友伴的表弟，和母亲同样聪明，同样到处赢取人们的喜爱，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值得恋念的记忆。我们彼此的村子相距不满三里，只间隔一个小小山坡和一条铁路。我离开家乡时，大表弟已经十九岁，能够为父亲分劳了。十七岁的小表弟正在县城的中学里读书，作父母的人在他身上寄托着一个异常美丽的梦。可是就在敌人沿铁路线进兵的时候，在一个深夜里把小姑父掳走了。县城里出现了新的统治以后，也曾经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托了人，也化了钱，却一直没有什么结果。这个打击太大了，几乎使原是年轻美貌的小姑母一下子老了十岁。人是在不论怎样的情形之下都得生活下去的，失去了男人，她还有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她虽然秉性温柔娴静，却同时又是一个坚强固执的人，她开始为自己安排下新的日子。虽然屈辱不时闯入她的生活，依靠两个儿子给她的安慰，她依然奋力把艰难岁月打发过去。不料，就在敌人投降前一年，最后也是最大一次打击终于莅临了，那些为异族强人作爪牙的人们要把她的大儿子赶到战场上去。眼见灾祸无可挽救，作儿子的虽然曾经上山逃避，最后依然被捕捉了去，也是一离开了家就没有消息。最初一段时间，这个可怜的母亲简直陷入寝食不安的境地，人象太阳下的雪人儿似地消瘦下去，有时甚至连神志也不清不楚。她完全不听人家的劝慰，仿佛知道命运对自己全无仁慈可言。在焦灼的期待里熬过了一整年，终于胜利突然来临了。……

“难道还是毫无消息呀？”我性急地插问。

“你是问大表弟呵？”父亲颤颤地摇了摇头，“你可记

得，那个在小姑父开过杂货铺的镇上小学里当教师的小表弟吗？”

不待我追问，父亲就自动又说起小表弟的事情来。日本人退走了，人们总以为恶运过去了，可以顺顺当当透过一口气。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两个多月前，好端端的小表弟也被县警察局抓进城去，连关押在什么地方也打听不出来。

“竟有这样的事！”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大吃一惊。

“说是罪名大得很呐，”父亲的声口却是平静的，“说是什
么私通奸匪，图谋不轨，够得上杀头枪毙！一个文文静静的孩子，只不过生性比别人聪明些，就要拿你当私通奸匪办！也托人奔走过，照样是什么眉目还没有！”

用不到父亲多加说明，就可以猜想到这个惨重的打击在小姑母身上造成的结果。我默默地听着父亲往下诉说小姑母的遭遇。常言说祸不单行，小姑母所承受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打击！至于小表弟的事情，最初大家都竭力瞒着作母亲的，想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可谁也不知道她究竟信不信，只是人变得更加沉默，神志也更加恍惚，就象我现在看到的那样，脸上一直浮现着不可捉摸的笑。父亲的说话被一阵咳嗽所打断，他老人家索性放下筷子，喉咙啞啞出声地喘了几下，好一会儿才恢复常态。黄油的柏油灯光下，我看见那张完全歪喎的脸孔，在松弛的眼眶下和尖削的鼻子边正闪着泪光。自然，那也并不一定是由于过大的悲伤，或许只是因为年老和喘嗽。他伸出一双干枯的手掌，轻轻地抹去眼泪。好象又有另一件事情出现在他脑子里，突然问道：

“你可看见那个外甥女啦？”

“是大姊的吗？”我猜测道，想借它来转换不愉快的话